

【争鸣】“被”字新用 UG永恒？——北大句法小组活动之黄正德“被”沙龙了

原创 2016-04-23 北大句法小组 语言学微刊

[http://mp.weixin.qq.com/s?](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MDA4Mjg2OQ==&mid=2668975631&idx=1&sn=ba9e420efec95f77c269bc1a914fec36&scene=5&srcid=0423FB8PqdCpQI9BnmW2ruL8#rd)

[__biz=MzIxMDA4Mjg2OQ==&mid=2668975631&idx=1&sn=ba9e420efec95f77c269bc1a914fec36&scene=5&srcid=0423FB8PqdCpQI9BnmW2ruL8#rd](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MDA4Mjg2OQ==&mid=2668975631&idx=1&sn=ba9e420efec95f77c269bc1a914fec36&scene=5&srcid=0423FB8PqdCpQI9BnmW2ruL8#rd)

编者按

本文由“北大句法阅读研讨小组”成员郝琦整理而成，应视为该小组原创文章，如若引用，请注明“引自语言学微刊刊载北大句法阅读研讨小组讨论记录”。侵权必究。

整理者对录音内容略有润饰修改，并且剔除了一些和文章核心内容关系不紧密的讨论。欢迎读者积极反馈。

“北京大学句法阅读研讨小组”简介

“北京大学句法阅读研讨小组”由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研究所助理教授胡旭辉博士发起和主持，参加者主要是北大中文系、外语学院语言所和兄弟院校语言学专业的硕、博研究生。本小组研讨活动不隶属任何课程，完全是同学们在课程外自愿参加。欢迎对句法研究有兴趣的老师和同学加入。

阅读小组活动的主要目的是：（1）通过阅读国际期刊生成语言学方向的论文，了解句法研究的最新动向；（2）通过论文阅读和研讨掌握句法理论的核心概念和论文写作思路；（3）为研究生提供自由讨论句法问题的平台。

阅读小组的活动每两周一次，讨论前阅读1-2篇论文（主要来自国际期刊）。小组成员提出希望讨论的主题，胡老师根据主题选择论文，小组成员也可以自己推荐论文。

往期讨论：

记一次“北京大学句法阅读研讨小组”活动

未名湖畔早春时，闻道问道“的”之道——北大句法小组活动之“的”的性质

2016年4月15日，在古香古色的外语学院老楼，小组举行了研讨活动。此次研讨的内容是汉语被动句的结构和网络上的新兴被动句，阅读任务是哈佛大学黄正德教授的两篇文章：*Variations in Non-canonical Passives*和新兴非典型被动式“被XX”的句法与语义结构（和柳娜合写）。从被动句出发，小组中不同研究背景的成员讨论了形式语言学和功能/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语言观和语言研究方法的差异，颇有争鸣之势。

主持人（胡旭辉老师）

这周让大家读了两篇文章，都是关于汉语被动句的。第一篇从跨语言的视角讨论汉语被动句的结构和生成机制，第二篇讨论网络上出现的新兴被动句，比如“被小康”这样的说法。哪位同学来总结一下第一篇文章。

陈超逸（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及应用语言研究所硕士一年级）

这篇文章讨论non-canonical passives，包括英文的“passive-get”和汉语的“被”。之前关于这些被动结构是raising construction还是control construction有很多争论，两方都提出了很多证据。黄老师说，好啦，你们都不用吵了，（此处有笑声，）这两种construction都有可能。黄老师提出了一个（包含“get”和“被”的）semi-lexical verbs的continuum，这个continuum的一端倾向于是control verb，另一端倾向于是raising verb。

文章后面对汉语的“give-passives”（即“给”字句）进行了一个案例分析。对“给”的定性是：这个semi-lexical verb具有existential meaning，是一个raising verb。

主持人

你总结得很到位。我再补充说明一些。这篇文章谈到了所谓的semi-lexical verbs，不过这一概念文章没有做具体的定义，大概的意思是说：有的词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单一的论元，比如英语的passive get，汉语的表被动的“给”等，它们只能在宾语位置带一个事件义的论元——这些词语是所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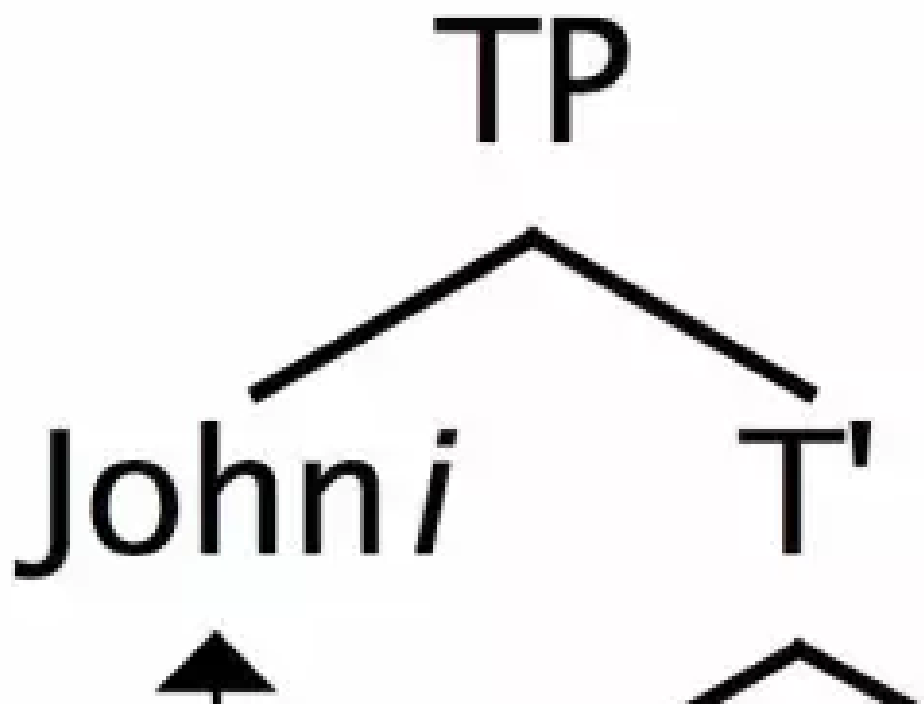
raising verbs; 还有一类词是control verbs, 如汉语的表被动的“被”, 主语位置有一个“经历者”论元, 该论元control宾语小句中的没有语音形式的“受事”角色; 还有的动词可以是raising verb, 也可以是control verb——因此形成一个continu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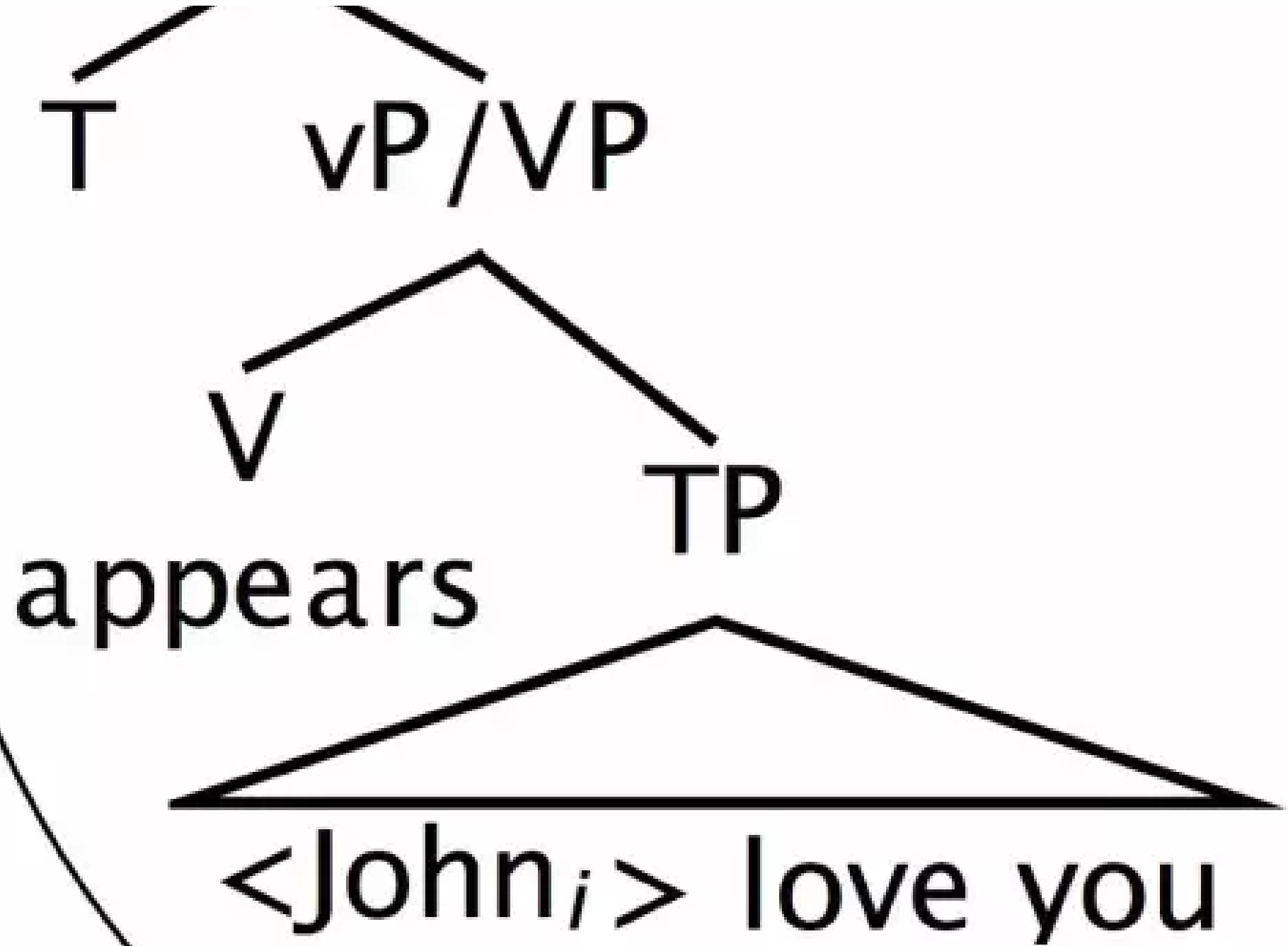
cause > let > witness > undergo > be affected by > become > exist > b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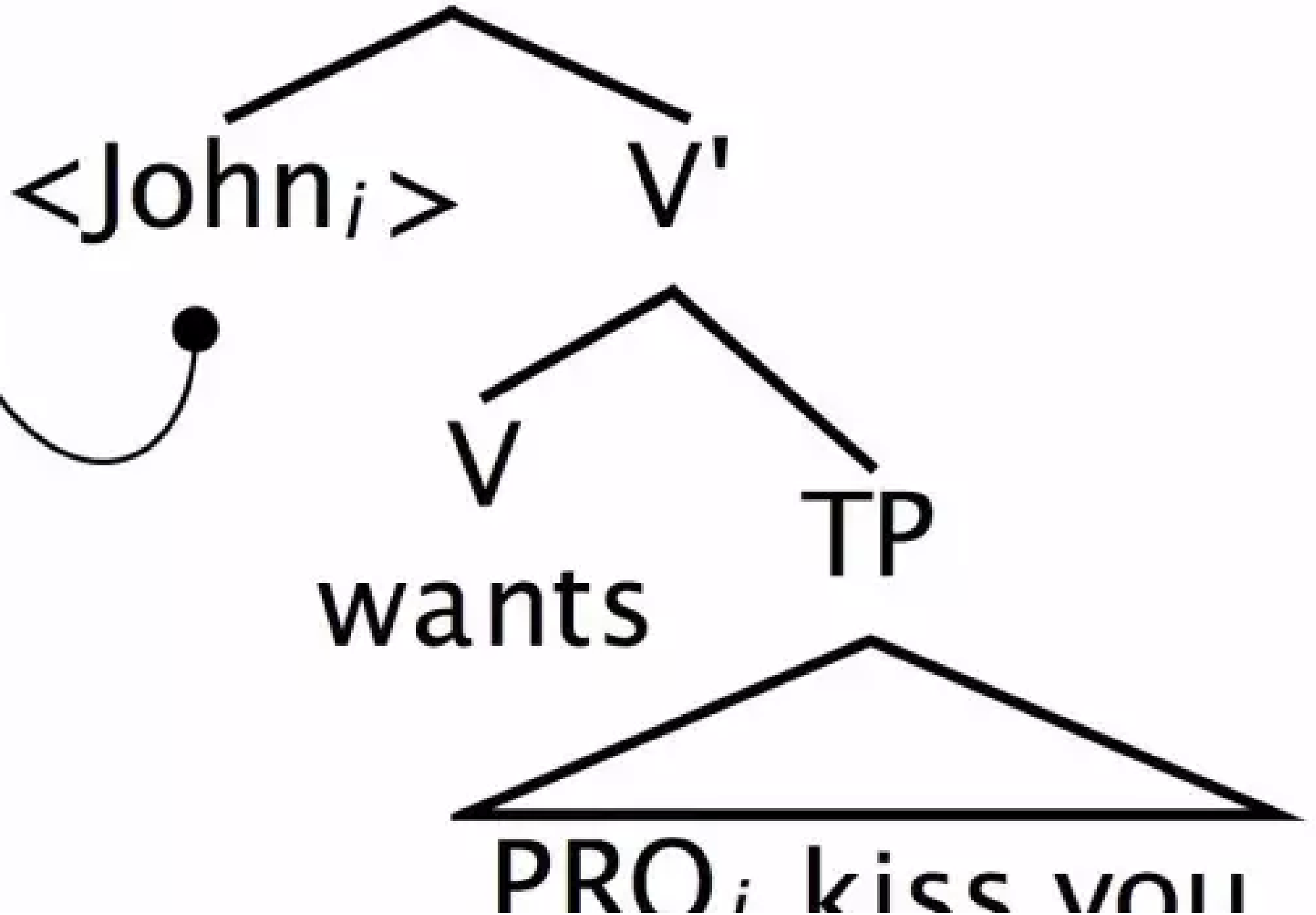
关于raising和control这两个概念, 我需要说明一下。比如, 英语中的*appear*是个典型的raising verb, *appear*只有一个事件性的论元。我们分析下面这句话:

John appears to love you.

其中*appear*只带一个论元 [*John love you*], 然后*John*移动到主语位置。其生成过程应如下 (忽略不相关的细节):









有的动词可以有上面两种用法，也就是说它有两种论元结构。比如下面这句话是歧义的：

John threatens to kiss him.

一种解读是“John威胁说我要亲他”，这时*threaten*是control verb；一种解读是“有一个威胁是John要亲他”，这时是*threaten*是raising verb。

我的补充到这里。大家对这篇文章有什么看法？

郝琦（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一年级）

这篇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有点像功能语言学的路子。

主持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郝琦

文中有一对儿例子：

- a. 小鸟飞走了。
- b. 小鸟给飞走了。

其中，相比于a句，b句隐含着一个“受影响者”。文中的解释是，“小鸟给飞走了”中的“给”，是由“看守给犯人跑了”（意思是“看守玩忽职守，结果让犯人跑了”）中的“给”演变来的，后者经过主语压制（subject suppression）而失去“受影响者”（affectee）论元，从而变为前者，但前者的使用仍

然隐含着一个并没有句法位置的implicit affectee。这种类似于“语义残留”的分析给我一种强烈的功能主义的感觉。

主持人

如果我们是严谨的语言科学研究者，那么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因为我是做句法理论的，意义的来源我就只能用句法结构来推导。我作为一个syntactician，可能首先关心哪些意义是由句法推导来的；如果发现还有些意义不从句法那边来，再找别的意义来源，这是不矛盾的。

不过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有一些句法学家只要听说意义是从使用中来的，或者是从现实世界来的，他们就说：“Okay, red flag!（不行，我要亮红灯了！）”这是一部分人的意见，但是（我认为）生成语言学家不一定非要这样。黄正德老师就不是这样。

这篇文章，如果像郝琦说的那样像功能语言学，（我觉得）只有一个地方像功能语言学，就是那个关于semi-lexical verbs的continuum的分析，因为确实continuum在功能语言学领域是个常用术语，而生成语言学总体不大用这个概念。我在剑桥读书的时候问过我导师关于continuum的问题，他回答说：“你知道为什么会有continuum吗？之所以会有continuum，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把问题弄清楚；如果你把它弄得很精确，把非常精确的a、b、c、d列在那边，就不存在所谓的continuum。”

吴可（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博士一年级）

可能大家的观念不一样吧。功能语言学认为，世界本身就是一个连续体，（事物和事物间）没有界限。

主持人

生成语言学家和其他的科学家一样，认为表面的连续体没有界限，是因为我们研究得不够深入；当我们研究得够深入了，你还是会发现，界限还是很清晰的。我不能断言哪个语言学流派更正确。不过如果我们抛开语言学，看人类的其他的科学研究，好像更多的是非连续体的分析，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更精确的方法把一些我们本来认为是连续体的东西内部分得更清楚。

当然，作为生成语言学者，我还是非常欢迎做认知语言学的人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你们了解了我们，然后用你们的视角来批判我们，我觉得挺好的。如果真的能证明我们错了，那我们及早回头；如果证明你们错了，那把你们拉入我们的队伍。另外，两派之间不一定是势如水火，比如连续体

的问题，我认为功能学派的连续体概念的好处是把问题描述、呈现了出来，而生成语言学家则希望在此基础上再深入研究找出连续体背后的界限所在。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 2009年有一期刊载了一篇文章，是Evans & Levinson批判生成语言学的，认为生成语言学从头到尾全是错的，同时刊登了其他学者的回复，有的人支持他们，有的人反对他们。*Lingua*上有一期刊登了很多人的讨论。那个争论蛮有意思的，建议你们找来看看。

我觉得郝琦的这个起点非常好，关于形式和功能的问题。形式语言学中有功能的分析一点问题都没有。形式语言学认为有一部分的语义来自于 syntactic computation，而这个computation跟C-I interface有接口。有接口就意味着有其他方面的语义，这很正常。乔姆斯基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语言学中只应该有Syntax和Pragmatics。”（大意）只不过他不像关心Syntax那样关心Pragmatics而已。乔姆斯基从50年代以来最为关心的一大问题就是hierarchy的问题，他认为语言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有阶层性，而非线性，这是语言和人类其他的行为和认知模式很不一样的地方。这一点没有变过。你看他最近几年做的讲座，当他给普通听众讲语言学的时候，给出的还是体现句子结构的阶层性的例句。

我们回到这篇文章中来。关于这篇文章，我有一个问题，黄老师认为汉语的长被动句中存在一个operator movement，类似于wh-movement，是一个A'-movement；而短被动句中存在一个A-movement，有一个PRO从宾语的位置移到了主语的位置：

- a. 张三_i 被 [OP_i [李四 踢了 t_i 两脚]]
- b. 张三_i 被 [_{VP} PRO_i 踢了 t_i 两脚]

两句中空成分OP和PRO都被主句的“张三”control。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两句中“踢”的宾格到哪里去了？如果说b中的“踢”已经是被动形式了，没有赋宾格的能力，那a中的“踢”还是主动形式啊，因为agent“李四”还在那里。

郝琦

黄正德老师在《汉语句法学》（*The Syntax of Chinese*）中说，长被动句中“被”后面的成分不是一个clausal argument，而是一个predicate，那么

既然是一个predicate，就存在一个未填充的论元位置，相应地就有一个空缺的格位。

主持人

那这样就违反题元准则了。“被”相当于一个不及物动词，“OP李四踢了两脚”又是个不及物动词，结果只有一个论元“张三”。

郝琦

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当一个谓词作另一个谓词的complement的时候，作为head的那个谓词就吸收了这个谓词的一个论元。比如，“张三笑得前仰后合”，“笑”是一个一元谓词，“前仰后合”是一个一元谓词，两者融合后形成的谓词又是一个新的一元谓词。

主持人

但是，我们并不能回答这个融合的过程是什么样的。论元吸收的提法，似乎也没有句法理论的支持。

吴可

我需要补充一下背景知识。请问英语的被动是怎么分析的？

主持人

和这里的分析完全不一样。比如*John was kicked*这句话，动词*kick*被动化变为*be kicked*之后，在题元角色上失去赋予agent的能力，在格位上失去赋予宾格的能力，因此它的宾语*John*要提升到主语位置获得主格。很多人以前假定汉语应该也是这样，黄正德老师他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汉语的被动句不是这样的，“张三被李四踢了”中“张三”可以是基础生成于主语位置的，而不是移过去的。“被”好像是一个有论元结构的半词汇性的一个东西，语义上类似于*experience*或*suffer from*。这非常符合汉语native speaker的直觉，因为我们感觉“被”有“遭受”的意思，我们讲好的事情好像一般不会用“被”。“他今天被老师表扬了”，可以讲吗？

大家

可以。

刘雨晨（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一年级）

“被”产生之初有“遭受”义，但现在好像限制不严格了。

郝琦

“被”有语义残留还有有道理的。比如说，我把照片挂在墙上，张三来我们家做客，这种语境下不能说“我的照片被张三看了”；而我把照片藏起来，被张三找到了，可以说“我的照片被张三看了”。（这一想法来源于北大中文系2012级博士宋菲菲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

主持人

比如说，“我这杯水被他喝了”，好像还是有一种不爽的感觉。（有笑声）但是，“我的电脑被他修好了”，这时可以强迫给出一个正面的解读。这里的分析，认知语言学好像更加有用武之地。

有一种比较“轻松”的解释方法是，这是一个语言的历史渐变的过程，从“遭受”义慢慢地变成中性含义。只不过有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这几个领域里率先突破了原来的界限：被表扬、被选为市长……这几个词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吗？

吴可

“表扬”、“选为市长”这类表达本来就是非常正面的，是不是和这个因素有关。

主持人

有道理。像“看”啊，“喝”啊这种中性的词汇，跟一个有负面残留意义的词汇搭配时，就容易产生负面的解读。

刘雨晨

那为什么不是这种情况：因为“被”表达负面意义，所以排斥正面意义的词汇。

主持人

语法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实词语义慢慢地消解，慢慢地变成一个纯粹的语法词。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我们应该假定它应该是在最“舒服”的时候先出现变化，那后面的词是正面的意思就是最“舒服”的时候。我们可以猜测，以后应该会越来越中性化。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吴可、郝琦

这不就属于功能语言学的范畴了吗？

主持人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来证明形式语言学对语法研究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要基于一个非常基本的机制，就是语法化的过程首先要受到句法的控制。具体到这个例子，就是“被”最初有丰富的含义，是个实义动词，表示“某人遭受了什么什么”，随着一代一代人的使用和周边句法环境的变化，它对语言使用者会呈现模糊性，就是它到底是一个lexical item还是functional item，这时候就会出现reanalysis。有了reanalysis之后，我们还是没有把它的语义完全去除，还是有残留的意思的。但是慢慢地可以和正面的词汇搭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当作functional item看待了。

吴可

这和构式语言学的分析一模一样。构式是这样分析的：“被”起源于“遭受”义用法，然后从中抽象出“被”字带它的论元结构这样一个抽象的构式。这个构式使用得越来越多，它就越来越容易和其他词组合，包括正面意义的词。词语和构式的互动，导致了构式层面的“遭受”义慢慢被冲淡。

主持人

是比较类似。只不过生成语言学会有更加精确的说法，从实义到功能义，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就是原来有论元结构，后来没有论元结构了。但是这篇文章认为“被”还是有一点论元结构的样子，还蛮奇怪的。

生成语言学和你刚讲的构式分析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关于重新分析。生成语言学认为，从儿童习得的角度来讲，儿童所处的语言环境和一个结构本身的歧义性，会让儿童相信这个结构是B，而不是原来的A。如果选择了B，尽管是同一句话，使用者也会认为里面的实词已经变成功能词了。英

语的be going to, will等词的发展就是这样。生成语言学这方面的研究做的有代表性的，一个是Lightfoot，一个是Roberts；Lightfoot是George Town的，Roberts就是我老板。

只不过，对于汉语的很多语法化现象，比如这里的“被”，还有classifier，似乎functional item上面还带有一些lexical item的意义，我认为这是允许的。我们不需要引入continuum的概念，因为functional item和lexical item之间还是可以一刀切的。

吴可

那么既然认为functional item可以带有lexical meaning，是不是可以认为这就是一个中间状态呢？

主持人

从句法的角度来看，就一定存在非黑即白的判断。当你是lexical item的时候，你就有lexical item的句法表现；当你是functional item的时候，你就有functional item的句法表现。比如如果我们认为X是functional item，同时在语法化中残留了一些具体语义。那我们就认为X是一个functional item，不是一个中间状态的东西，因为它在句法上受到的是functional item的特点的限制。残留的语义和句法运算不相关，它是Encyclopedia中的意思，在C-I界面上，会对句子的解读产生影响。

吴可

构式语言学认为意义和形式已经形成了配对，不会把句法和意义分开，所以会认为存在一个中间状态。

主持人

所以很多逻辑学家不会喜欢构式语法。因为逻辑学家认为把逻辑意义拿出来之后，还有一部分意义是和逻辑不相关的。而生成语言学为什么会和这一套东西兼容呢？就是因为生成语言学认为跟结构相关的意义只是非常少的跟逻辑结构相关的语义，这部分意义从哪里来的呢？这部分意义就是你的functional item带来的可解的语义特征，句法层面的运算，也包括一部分在LF的操作。所以生成出来的东西就是跟逻辑学家的逻辑表征是一样的。然后再进一步把意义丰富。怎么丰富呢？把句法操作完成了之后，你的词项在Encyclopedia里的具体的含义你可以把它放进去。然后还有语用层面等等。

当然，我们不是逻辑学家。纯粹站在语言学家的立场上，你们认为是像构式语言学那样把意义完全跟构式配对比较好，还是把意义的一部分跟结构配对，还有一部分意义在另外的一个层面比较好一点？我觉得是分层面更好。

很多语用学家认为他们跟生成语言学不是一路的，语用是功能的。其实他们应该支持我们，因为他们只有支持我们，才会有立足之地；如果他们支持构式或者认知语法，也就意味着不需要语用学了，因为语用、语义全部都在包含在同一个语法理论框架里面了。

郝琦

我有一个问题。从儿童语言习得的角度来看，儿童是同时习得了“被”的functional meaning和lexical meaning，还是说先习得了在结构上如何使用它，然后lexical meaning是在不断的使用中总结出来的？

主持人

我认为没有先后的问题。儿童获取的语料中既有functional meaning的信息，也有lexical meaning的信息。

刘雨晨

那小孩儿有没有可能说出我们不能接受的句子，比如中性语境下的“这本书被我看了”。

主持人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郝琦

那证明还是有不同层面的习得呀。

主持人

对，是有不同的层面。只不过这两个层面，在语言使用中肯定会放在一起。问题在于是不是它们同时出现，我们就一定要把它们当成同样的东西放在一起。构式语法就觉得，分不开；生成语言学家就认为，分清楚比较好一点。

吴可

这样的话，functional meaning是怎么习得的呢？

主持人

首先，functional items是比较少的；其次，functional meaning是特别有限的意义，是不需要你去想象太多东西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说functional meaning是跟逻辑有关的，小孩子那么小怎么会知道逻辑意义呢？很多人做过实验，就是说我们人类使用的最基本的逻辑，小孩子很早就习得了。有本书叫*The Emergence of Meaning*，CUP出的。那本书里的基本观点就是这样的。

其实呢，这个地方生成语言学和构式语法是很相同的。构式语法说儿童在习得语言的时候，听到了很多很多话，他慢慢要把这些话背后抽象的构式总结出来；其实生成语言学也是这个观点。但是生成语言学和构式语法有个最大的差别，**生成语言学认为你脑子里必须有个最基本的语言机制才能让你这么做，而构式语法认为，我们只需要general cognitive system就可以了。**

其实这篇论文吧，核心观点不是很难。它介绍了大量的别人的论证，这是第一；第二呢，是用了很多其他语言的语料。这些是英文文献的很重要的特点。

郝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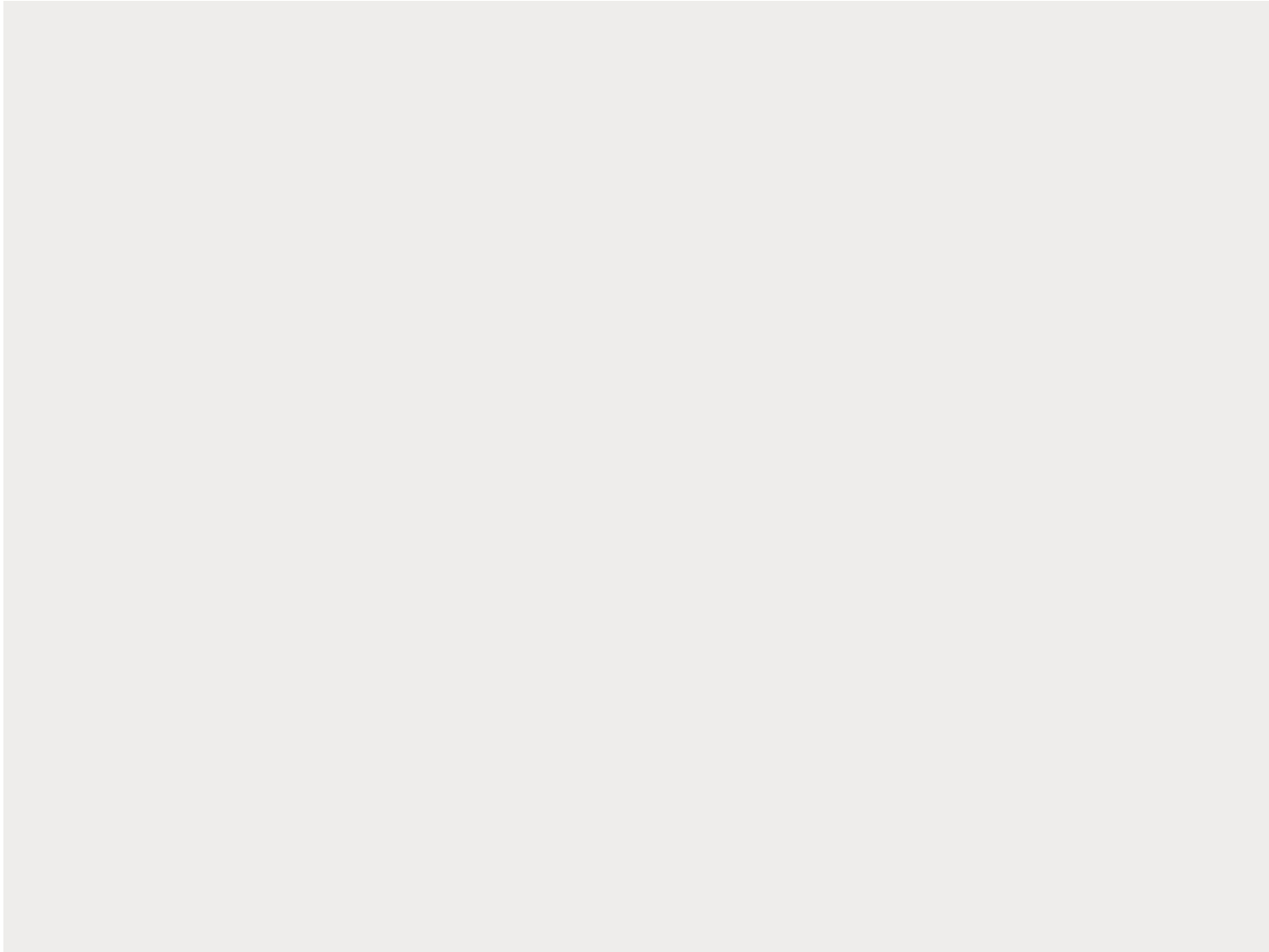
我有一个细节上的问题。文章第二部分，介绍*get-passive*的*raising analysis*的时候，以下面这组对立来作为支持*raising analysis*的论据：

- a. The book was torn on purpose.
- b. * The book got torn on purpose.

我不是很懂这里的逻辑。*Be-passive*不也是*raising*的分析吗？两者都对立了，为什么*get-passive*还是*raising*呢？

主持人

Okay，他是这个意思。这里*get torn*类似于一个形容词词组。你要先知道黄正德先生的一个基本假设。比如*John is smart*，在他看来，是这样的结构（原文未提供树形图）：



这就是说，*John*是theme。*Get torn*类似于*be smart*，*the book*先生成在theme的位置再往前移，因此不能出现*to do something*或者*on purpose*，因为根本就没有agent。

郝琦

那为什么*be-passive*中就可以有agent？

主持人

因为*be-passive*是对原来的动词的主动形式被动化，动词原本有agent，被动化之后agent没有句法位置了，但还是一个implicit argument，所以允许*to do something*或者*on purpose*出现。如果把技术性的东西都拿掉，可以这么说，*be torn*虽然是被动形式，但还是动词，可以有一个implicit agent；但*get torn*已经变成形容词了，不存在implicit agent。

还有，你刚才说，这两句话都涉及到raising。但是我们还是要把*be-passive*的raising和*appear*对应的那种raising分开看。这里*get-passive*的raising类似于*appear*的raising。

Okay，下面我们看黄正德和柳娜讨论的新兴非典型被动式。这篇文章你们怎么看？

刘雨晨

这篇文章主要讨论“被小康”、“被结婚”、“被隆重”这类网络新兴用语，认为这里隐含了表达使动、意动和施动语义的轻动词，被动化的不是“小

康”、“结婚”，而是这些轻动词。之所以不能还原为主动句，原因在于这些轻动词无法在句法操作上和“小康”、“结婚”这些词融合。这体现了汉语的分析性。而“被XX”这种结构的出现表现了汉语向综合性发展的雏形。

但是我对这种用单一的现象来证明语言发展的走向的做法持怀疑态度。

主持人

对，其实分析性和综合性本身就很难界定。国外生成语言学界提到这两个概念，更多的是就一个小问题提parameter，不会上升到一个语言宏观的情况。我觉得Minimalism里面讲的parameter是比较有意义的，它不关心所谓的macro-parameter，它只关心在词库里有这样那样小的差别，然后这些小的差别会导致你有这么多那么多的差别，我们只关心这样的差别。比较典型的研究是Bošković关于DP和NP的研究，这是比较经典的生成语言学家做出来的关于parameter的问题。它不关心谁是综合的，谁是分析的，他关心的是一个语言中如果有D这个functional head，那么会有这些这些结果，如果没有D，那么会有那些那些结果。你看斯拉夫语看上去是超级综合的语言，汉语看上去是超级分析的语言，但是结果发现它们有很多共同点，这些都和D这个parameter有关。不管你赞同不赞同，这个逻辑是可行的。用一个新型被动句，很难证明汉语就有怎么怎么样的特点。

刘雨晨

我觉得这里“被XX”的用法，很难说它是已经被汉语语法系统接受的现象。它是一个很网络用语的形式。因为网络用语更新很快，它很可能不符合语法化的一般规律。

主持人

很好。但是有人会跟你争论：我们是研究自然语言的呀，这就是自然语言，是说话者使用的呀；它以后可能会过时，但是它现在至少是出现了。你怎么反驳？（未有回应）

我会这样反驳：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跟文体有关的用法，比如说你分析汉语某个特点的时候，不能用汉语的诗歌作例子。语言研究，我们的目标是尽量从stylistic的文体中跳出来，因为其中有很多反常规的现象。当然，对特殊文体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但不能用特殊文体中的现象去证明一个语言的宏观的特点，比如某个语言宏观的分析性和综合性。再举个例子，英语的日记文体中主语经常为空，(如‘A very sensible day yesterday. Saw no

one. Took the bus to Southwark Bridge. Walked along Thames Street; saw a flight of steps down to the river...' 出自英国女作家Virginia Woolf的日记，转引自Haegeman1994:28)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英语是个允许空主语的语言。

从技术细节来看，这篇文章认为，之所以没有相应的主动形式，是因为汉语的词根无法移动到轻动词位置与轻动词融合，这一观点缺乏证据。这篇文章说自己基于DM理论，但上述观点和DM的观点不那么一致。比如，上次我们读的那篇关于categorial feature的文章，假定句法上的category都对于一个categorizer作为词根的head，那么汉语中就一定存在从词根到light categorizer的融合过程。

刘雨晨

我有一个关于语料的问题。文中说“某某人被潜规则了”不能还原成“X潜规则了某某人”，但是我的语感完全没问题。

吴可

所以我觉得这里“某某人被潜规则了”，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被动句，不是这里说的新型被动句。

主持人

对。像“潜规则”这样的词，可能词义就决定了有一个agent，有一个patient；但“就业”这样的词只有一个theme，所以当我们说“被就业”时，就强迫有一个little v，带来施事。

吴可

那这里和构式语法的分析一样。构式语法认为为什么“就业”在这里有被动含义，就是因为有一个被动构式在这里压制着这个词，当被动构式去掉，这个压制就没有了。所以没有相对应的主动表达。

主持人

那其实就是共通的。所以我很欢迎做认知语言学的人来参加讨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

相关文献

1 本次讨论阅读任务

Huang, C.-T. James 2013. Variations in non-canonical passives. In Alexiadou, A. & Schäfer, F. (eds.), *Non-canonical Passives*, 97-11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黄正德, 柳娜 2014 新兴非典型被动式“被XX”的句法与语义结构, 《语言科学》第5期

也可参考: 黄正德、李艳惠、李亚非著, 张和友译《汉语句法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 第四章

2 生成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论争

Evans, N. & S. Levinson. 2009. The myth of language universals: Language diversity and its importance for cognitive scienc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 32: 429-448.

围绕这篇文章的相关讨论见*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 32期(2009年)和*Lingua* 120期(2010年)。另外可参考胡旭辉(2013) Evans和Levinson“文化、生物混合理论”介绍与反思(《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

3 Bošković关于DP/NP的参数研究

Bošković, Željko. From the Complex NP Constraint to everything: On deep extractions across categories. MS.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Bošković, Željko & Hsieh, I-Ta Chris. On word order, binding relations, and plurality in Chinese Noun Phrases. MS.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以及上述两篇文章中的参考文献

4 其他

Crain, S. *The Emergence of Mea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Haegeman, Liliane. *Introduction to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 (2nd Edition). UK: Blackwell: 1994.

Panagiotidis, P. 2011. Categorical features and categorizers. *Linguistic Review* 28, 365-386.

作者：北大句法小组

整理：郝琦

编辑：赤玉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